俠義傳

俠義傳卷十一

第五十一回　尋猛虎雙雄陷深坑　獲凶徒一

且說包公正與展爺議論石子來由忽聽一片西耳房走了水了展爺連忙趕至那裡早已聽道房上有人展爺借火光一看果然房上站立一人連忙用手一指放出一枝袖箭只聽噗哧一聲展爺道不好又中了計了一眼却瞧見包興在那裡張羅救火急忙問道印官看視三寶如何包興道方纔看了紋絲沒動展爺道你再看看去正說間三義四勇俱各到了此時耳房之火已然撲滅原是前面窗戶紙引着無甚要緊只見包興慌張跑來說道三寶真是失去不見了展爺即飛身上房盧

方等聞聽亦皆上房四個人四下搜尋並無影響下面卻是王馬張趙前後稽查也無下落展爺與盧爺等仍從房上回來卻見方纔用箭射的乃是一個皮人子腳上用雞爪丁扣定瓦攏原是吹膨了的因用袖箭打透目了風也就攤在房上了愣爺徐慶看了道這是老五的蔣爺揑了他一把展爺卻不言語盧方聽了好生難受暗道五弟做事大陰毒了你知我等現在開封府你卻盜去三寶叫我等如何見相爺如何對的起眾位朋友他那裡知道相爺處還有個知照帖兒呢四人下得房來一同來至書房此時包興已回稟包公說三寶失去包公叫他不用声張好卻見眾人進來參見包公俱各認罪包公道此事原是我

派人瞧的不好了况且三寶亦非急需之物有甚稀罕你等莫要声張俟明月慢慢訪查便了衆英雄見相爺毫不介意只得退出來到公所之內俟盧方還要前去追趕蔣平道知道五弟向何方而去不是望風撲影麼展爺道五弟回了陷空島了盧方問道何以知之展爺道他回明了相爺還要約小弟前去故此知之便把方纔字柬上的言語念出盧方聽了好不難受慚愧滿面半晌道五弟做事太任性了這還了得還是我等趕了他去爲是展爺知道盧方乃是忠厚熱腸忙攔道大哥是斷斷去不得的盧方道却是爲何展爺道請問大哥趕上五弟合五弟要三寶不要盧方道焉有不要之理展爺道却又來合他要他給

了便罷他若不給難道真個翻臉拒捕從此就義斷情絕了麼我想此事還是小弟去的是理蔣平道展兄你去了恐有些不妥五弟他不是好惹的展爺聽了不悅道難道陷空島是龍潭虎穴不成蔣平道雖不是龍潭虎穴只是五弟作事令人難測陰毒得狠他這一去必要設下埋伏一來陷空島大哥路徑不熟二來知道他設下甚麼圈套莫若小弟明日回稟了相爺先找我二哥我二哥若來了還是我等回至陷空島將他穩住做為內應大哥再去方是萬全之策展爺聽了纔待開言只聽公孫策道四弟言之有理展大哥莫要辜負四弟一番好意展爺見公孫先生如此說只得將話咽住不肯往下說了惟有心中暗暗

不平而已到了次日蔣平見了相爺回明要找韓彰去並且趙虎每每有不合之意要同張龍趙虎同去包公聽說要找韓彰甚合心意因問向何方去找蔣平回道就在平縣翠雲峰因韓彰的母親墳墓在此峯下年年韓彰必於此時拜掃故此要到那裡尋找一番包公甚喜就叫張趙二人同往張龍却無可說獨有趙虎一路上合蔣平鬧了好些閒話蔣爺只是不理張龍在中間勸阻這一日打尖吃飯剛然坐下趙虎就說咱們同桌兒吃飯各自會錢誰也不必擾誰你道好麼蔣爺笑道狠好如此方無拘束因此各自要的各自吃我也不吃你的你也不吃我的幸虧張龍惟恐蔣平臉上下不來反在其中同旋打和兒趙虎

還要說閒話蔣爺只於笑笑而已及至吃完堂官算賬趙虎務必要分算張龍道且自算算櫃上再分去到櫃上問時櫃上說蔣老爺已然都給了却是跟蔣老爺的伴當進門時就把銀包交付櫃上說明了如有人問就說蔣老爺給了天天如此張龍好覺過意不去蔣平一路上聽閒話要作踐不一而足好容易到了翠雲峯半山之上有個靈佑寺蔣爺却認得廟內和尚因問道韓爺來了沒有和尚答道却未到此掃墓蔣平聽了滿心歡喜以爲必遇韓彰無疑就與張趙二人商議在此廟內居住等候趙虎前後看了一回見雲堂寬濶豁亮就叫伴當將行李安放在雲堂同張龍住了蔣平就在和尚屋內同居偏偏的廟內和

尚俱各吃素趙虎他却耐不得向廟內借了碗盞傢伙自已起竈叫伴當打酒買肉合心配口而食伴當這日提了竹筐拿了銀兩下山去了不多時却又轉來趙虎見他空手回來不覺發怒道你這厮向何方去了多時酒肉尚未買來輪拳就要打伴當連忙往後一退道小人有事回爺張龍道賢弟且容他說趙虎掣回拳來道快講說不是我再打伴當道小人方纔下山走到松林之內見一人在那裡上弔見了是救吓是不救呢趙虎說那還用問騰快些救去救去伴當道小人已救下來將他帶了來了趙虎笑道好小子這纔是快買酒肉去罷伴當道小人還有話回呢趙虎道好嘮叨還說甚麽張龍道賢弟且叫他說明再

實不瞞趙虎道快快快的伴當道小人問他爲何上吊他就哭了他說他叫包旺趙虎聽了連忙站起身來急問道叫甚麽伴當道叫包旺趙虎道包旺怎麽樣講講講伴當說他奉了太老爺太夫人大老爺大夫人之命特送三公子上開封府衙内功書昨晚就在山下前面客店之中住下因月色頗好出來玩賞行至松林猛然出來了一隻猛虎就把他相公背了走了趙虎聽至此不由怪叫吆喝道這還了得這便怎麽處張龍道賢弟不必着急其中似有可疑既是猛虎爲何不用口叼呢却背了他去了這個光景必然有詐叫伴當將包旺快讓進來不多時伴當領進趙虎一看果是包旺彼此見了讓坐道受驚包旺因前次

在開封府見過張趙二人畧爲謙讓卽便坐了張趙又細
細盤問了一番果是虎背了去了此時包旺便將自開封
回家一路平安因相爺喜愛三公子稟明太老爺太夫人
大老爺大夫人就命我護送赴署不想昨晚住在山下店
裡公子要踏月走至松林出來一隻猛虎把公子背了去
我今日尋找一天並無下落因此要尋自盡說罷痛哭張
趙二人聽畢果是虎曾背人事有可疑他二人便商議晚
問在松林搜尋儻然拿獲就可以問出公子的下落來了
此時伴當已將酒肉買來收拾妥當叫包旺且免愁煩他
三人一處吃畢飯趙虎喝的醉醺醺的就要走張龍道你
我也須裝束俐便各帶兵刀儻然真有猛虎也可除此一

方之害咱們這個樣兒如何與虎鬬呢說罷脫去外面衣服將搭包勒緊趙虎也就紮縛停當各持了利刀叫包旺同伴當在此等候他二人下了山崖來到松林之下趁着月色趙虎大呼小叫道虎在那裡虎在那裡左一刀右一愰混砍亂愰忽見那邊樹上跳下二人咕嚕嚕的就往西飛跑原來有二人在樹上隱藏遠遠見張趙二人奔入樹中手持利刀口中亂嚷虎在那裡又見明亮亮的鋼刀在月光之下一閃一閃光芒兮促這兩個人害怕暗中計較道莫若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因此跳下樹來往西飛跑張趙二人見了緊緊追來却見前面有破屋二間墻垣倒塌二人奔入屋內去了張趙亦隨後追來愣爺不管好歹也

就進了屋內又無門牕戸壁四角俱空那裡有個人影趙虎道怪呀明明進了屋子爲何不見了呢莫不是見了鬼了或者是甚麼妖怪豈有此理東瞧西望一步凑巧忽聽嘩啷一声蹲下身一摸却是一個大鉄環釘在木板子上還張龍亦進屋內覺得脚下咕咚咕咚的響就有些疑惑忽聽趙虎說有了他藏在這下邊呢張龍說賢弟如何知道趙虎說我揪住鐵環了張龍道賢弟千萬莫揭此板你就在此看守我回到廟內將伴當等喚來多拿火亮豈不拿個穩當的趙虎却耐煩不得道兩個毛賊有甚要緊且自看看再做道理說罷一提鐵環將板揪起裡面黑洞洞任甚麼看不見用刀往下一試探却是土基臺階哼裡面

必有蹊蹺待俺下去張龍道賢弟且慢此話未完趙虎已然下去張龍惟恐有失也就跟將下去誰知下面臺堦狹窄而且趙爺勢猛兩腳收不住咕咚咚竟自滾下去了口內連說不好不好裡面的二人早已備下繩索見趙虎滾下來那肯容情兩人服侍一個人登時綑了個結實張爺在上面聽見趙虎連說不好不好不知何故一時不得主意心內一慌腳下一跐也就溜下去了裡面二人早已等候又把張爺細縛起來這且不言再說包旺在廟內自從張趙二人去後他方細細問明伴當原來還有蔣平他三人是奉相爺之命前來訪查韓二爺的因問蔣爺現在那裡伴當便將趙爺與蔣爺不睦一路上把蔣爺欺負苦咧

到此還不肯同住幸虧蔣爺有涵容全不計較故此自已在和尚屋內住了包旺聽了心下明白直等到天有三更未見張趙回來不由滿腹狐疑對伴當說你看已交半夜張趙二位還不回來其中恐有差池莫若你等隨我同見蔣爺去伴當也因夜深不得主意即領了包旺來見蔣爺此時蔣平已然歇息忽聽說包旺來到又聽張趙二人捉虎未回連忙起來細問一番方知他二人初鼓已去自思他二人此來原是我在相爺跟前攛掇如今他二人若有失閃我卻如何覆命呢忙忙束縛伶便背後插了三稜鵝眉刺吩咐伴當等好生看守行李千萬不准去尋我等別了包旺來至廟外一縱身先步上高峰峻嶺見月光皎潔

山色晶瑩萬籟無声四圍靜寂蔣爺側耳留神隱隱聞得西北上犬声亂吠必有村莊連忙下了山峯按定方向奔去果是小小村莊自已躡足潛踪遮遮掩掩留神細看見一家門首站立二人他却隱在一顆大樹之後忽聽門開處裡面走出一人道二位賢弟負夜至此何幹只聽那二人道小弟等在地窖子裡拿了二人問他却是開封府的校尉我等聽了不得主意是放好還是不放好呢故此特來請示大哥又聽那人說噯喲竟有這等事那是斷斷放不得的莫若你二人囘去將他等結果急速囘來咱三人遠走高飛趁早兒離開此地要緊二人道既如此大哥就歸着行李我們先辦了那宗事去說罷囘身竟奔東南藕

澤長却暗暗跟隨二人慌慌張張的竟奔破房前來此時蔣爺從背後拔出鋼刺見前面的已進破墻他却緊趕一步照着後頭走的這一個人的肩窩就是一刺往懷裡一帶那人站不穩跌倒在地一時扎挣不起蔣爺却又搶入墻內只聽前面的問道外面甚麼咕咚一響話未說完好蔣平鋼刺已到躲不及右脅上已然着重的一声翻觔斗栽倒四義趕上一步就勢按倒解他腰帶三環五扣的細了一回又到墻外見那一人方纔起來就要跑眞好澤長趕上前窩裡炮踢倒也就細縛好了將他一提提到破屋之內事有湊巧脚却搭着鐵環又聽得空洞之中似有板蓋即用手提環掀起木板先將這個往下一扔側耳一

聽只聽咕嚕咕嚕的落在裡面摔的哎呀一声蔣爺又聽無甚動靜方用鋼刺試步而下到了裡面一看却有一間屋子大小是一個甕同窨兒那壁廂點着個燈挂子再一看時見張趙二人綑在那裡張龍瞧見却一言不發趙虎却嚷道蔣四哥你來的正好快快救我二人吓蔣平却不理他把那人一提用鋼刺一指問道你叫何名共有幾人快說那人道小人叫劉豸上面那個叫劉獬方纔鄧家窪那一個叫武平安原是我們三個蔣爺又問道昨晚你等假扮猛虎背去的人呢放在那裡劉豸道那是武平安背去的小人們不知就知昨晚上他親姐姐死了我們背着抬埋的蔣平問明此事只聽那邊趙虎嚷道蔣四哥小弟

從此知道你是個好的了我們兩個人沒有拿住一個你一個人拿住二名四哥敢則眞有本事我老趙佩服你了蔣平就過來將他二人放之張趙二人謝了蔣平道眞謝眞謝還得上鄧家窪呢二位老弟隨我來三人出了地窖又將劉獬提起也扔在地窖之內將板蓋又壓上一塊石頭蔣平在前張趙在後來至鄧家窪蔣平指與門戶悄悄說我先進去然後二位老弟叩門兩下一擠沒他的跑兒說着一縱身體一股黑烟進了墻頭連個聲息也無趙虎暗暗誇獎張龍此時在外叩門只聽裡面應道來了門未開時就問二位可將那二人結果了及至開門時趙虎道結果了披胸就是一把揪了個結實武平安剛要扎掙只

覺皆從一人揪住頭髮他那裡還能支持立時縛住三人又搜尋一遍連個人也無惟有小小包裹放在那裡趙虎說別管他且拿他娘的蔣爺道問他三公子現在何處武平安說已逃走了趙虎就要用拳來打蔣爺攔住道賢弟此處也不是審他的地方先押着他走三人挾定武平安到了破屋又將劉家劉獅從地窖裡提出往廟裡便走來至松林之內天已微明却見跟張趙的伴當尋下山來便叫他們好好押解一同來至廟中約了包旺竟赴平縣而來誰知縣尹已坐早堂爲宋鄉官失盜之案因有主管宋升声言窩主是學究方善先生因有金鐲爲證正在那裡審問方善一案忽見門上進來禀道金有開封府包相爺

差人到了縣尹不知何事一面吩咐快請一面先將方善收監這裡纔吩咐已見四人到了面前縣官剛然站起只聽有一矮胖之人說道好縣官吓你爲一方之主竟敢縱虎傷人並且傷的是包相爺的姪男我看你這紗帽是要帶不牢的了縣官聽了發怔却不明白此話只得道衆位既奉相爺的諭前來有話請坐下慢慢的講吩咐看坐坐了包旺先將奉命送公子赴開封路上如何住宿因步月如何遇虎將公子背去的話說了一遍趙爺又將拿獲武平安劉家劉獅的話說了一遍並言俱已解到縣官聽得已將凶犯拿獲暗暗歡喜立刻吩咐帶上堂來先問武平安將三公子藏於何處武平安道只因那晚悞心中背了

一個人來回到鄧家窪小人的姐姐家中此人却是包相爺的三公子包世榮小人與他有殺兄之仇因包相審問假公子一案將小人胞兄武吉祥用狗頭鍘鍘死小人意欲將三公子與胞兄祭靈之虎聽至此站起來舉手就要打虧了蔣爺攔住又聽武平安道不想小人出去打酒買紙錁的工夫小人姐且就把三公子放他逃走了趙爺聽至此又哈哈的大笑說放得好收得好底下怎麽樣呢武平安道我姐姐叫我外甥鄧九如找我說三公子逃走了小人一聞此言急急回家誰知我姐姐竟自上了吊死咧小人無奈煩人將我姐姐掩埋了偏偏的我外甥鄧九如他也就死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五十二回　感恩情許婚方者丈　投書信多虧冉婆娘

且說蔣平等來至平鄉縣縣官立刻審問武平安武平安說他姐姐因私放了三公子後竟自自縊身死衆人聽了已覺可惜忽又聽說他外甥鄧九如也死了更覺詫異縣官問道鄧九如多大了武平安說今年纔交七歲縣官說他小小年紀如何也死了呢武平安道只因埋了他母親之後他苦苦的合小人要他媽小人一時性起就將他踢了一頓脚他就死在山窪子裡咧趙虎聽至此登時怒氣填胸站將起來就把武平安儘力踢了幾脚踢的他滿地打滾還是蔣張二人勸住又問了問劉豕劉獬也就招認因貧起見就幫着武平安每夜行刧度日俱供是實一齊寄

監縣官又向蔣平等商議了一番惟有趕急訪查三公子下落要緊你道這三公子逃脫何方去了他却奔至一家正是學究方善乃是一個飽學的寒儒家中並無多少房屋只是上房三間却是方先生同女兒玉芝小姐居住外有廂房三間做書房那包世榮投到他家就在這屋內居住只因他年幼書生自小嬌生慣養那裡受的這樣辛苦又如此驚唬一時之間就染起病來多虧了方先生精心調理方覺好些一日方善上街給公子打藥在路上拾了一隻金鐲看了看拿至銀舖內去瞧成色恰被宋升看見訛成竊家扭至縣內已成訟案即有人送了信來玉芝小姐一聽他爹爹遭了官司那裡還有主意咧便哭哭啼啼

家中又無別人幸喜有個老街坊是個婆子姓甯爲人正直爽快愛說愛笑人人皆稱他爲甯媽媽這媽媽聽見此事有些不平連忙來到方家見玉芝已哭成淚人相似甯媽媽好生不忍玉芝一見如親人一般就央求他到監中看覩那媽媽滿口應承即到了平縣誰知那些衙役快頭俱與他熟識衆人一見彼此頑頑笑笑敷嘔嘔便領他到監中看覩見了方先生又向衆人說些浮情照應的話並問官府審的如何方先生說自從到時剛要過堂不想爲甚麽包相爺的姪兒一事故此未審此時縣官竟爲此事爲難無暇及此方善又問了問女兒玉芝就從袖中取出一封字柬遞與甯媽媽道我有一事相求只因我家外

廚房中住着個柴相公名喚世賓我見他相貌非凡品行出衆而且又是讀書之人堪與我女兒配偶求媽媽玉成其事甯婆道先生現遇此事何必忙在此一時呢方善道媽媽不知我求中並無多餘的房屋而且又無僕婦了鬟使怨女曠夫未免有瓜田李下之嫌疑莫若把此事說定了他與我有翁婿之誼玉芝與他有夫妻之分他也可以照料我家中別人也就無的說了我的主意已定只求媽媽將此封字柬與相公看了倘若不允就將我一番苦心向他說明他再無不應之理全仗媽媽玉成甯媽媽道先生只管放心諒我這張口說了此事必應方善又囑託家中照料甯婆一一應允急忙同來先見了玉芝先告訴他

先生在監無事又悄悄告訴他許婚之意現有書信在此說這榮相公人品學問俱是好的也活該是千里婚姻一線穿那玉芝小姐見有父命也就不言語了婆婆問道這榮相公在書房裡麼玉芝無奈答道現在書房因染病纔好尚未全愈媽媽說待我看看去來到廂房門口故意高聲問道榮相公在屋裡麼只聽裡面應道小生在此不知外面何人請進屋內來坐媽媽來至屋內一看見相公伏枕而臥雖是病容果然清秀便道老身姓甯乃是方先生的近鄰因玉芝小姐求老身往監中探望他父親方先生却託我帶了一個字柬給相公看看說罷從袖中取出遞過三公子拆開看畢說道這如何使得我受方恩公莫大

之恩尚未答報如何趕他遇事却又定他的女兒這事難
以從命況且又無父母之命如何敢做甯婆道相公這話
就說差了此事原非相公本心都是出與方先生之意再
者他因家下無人男女不便有瓜李之嫌是以託老身多
多致意相公既說受他莫大之恩何妨應允了此事再商
量着救方先生呢三公子一想難得方老先生這番好心
而且又名分攸關到是應了的是甯婆見三公子沉吟知
他有些允意又道相公不必游疑這玉芝小姐量相公也
未見過真是生的端莊美貌賽畫是的而且賢德過人又
兼詩詞歌賦無不通曉皆是跟他父親學的至於女工針
術更是精巧非常相公若是允了真是天配良緣哪三公

子道多承媽媽分心小生應下就是了甯婆道相公旣然應允大小有點聘定老身明日也好回覆先生去三公子道聘禮盡有只是遇難奔逃不曾帶在身邊這便怎麽處甯婆婆道相公不必爲難只要相公拿定主意不可食言就是了三公子道丈夫一言旣出如白染皂何況受方夫子莫大之恩呢甯婆道相公實在說的不錯俗語說的好知恩不報恩枉爲世上人再者女婿有半子之勞想個甚麽法子救救方先生纔好呢三公子說若要救方夫子極其容易只是小生病體甫愈不能到縣若要寄一封書信又怕無人敢遞去事在兩難甯媽媽說相公若肯寄信待老身與你送去如何就是怕你的信不中用三公子說媽

媽只管放心你要敢送這書信到了縣內叫他開中門要見縣官面爲投遞他若不開中門縣官不見千萬不可將此書信落於別人之手媽媽你可敢去麼甯媽媽說這有甚麽呢只要相公的書信靈應我可怕怎的待我取筆硯來相公就寫起來說着話便向那邊桌上拿了筆硯又在那書夾子裡取了個封套箋紙遞與三公子三公子拈筆在手只覺得手顫再也寫不下去甯媽媽說相公素日喝冷酒嗎三公子說媽媽有所不知我病了三天水米不曾進心內空虛如何提的起筆來必須要進些飲食方可寫不然我實實寫不來的甯婆道既如此我做一碗湯來喝了再寫如何公子道多謝媽媽甯婆離了書房來至玉芝

小姐屋內將話一一說了只是公子手顫不能寫字須進些羹湯喝了好寫玉芝聽了此話暗道要開中門見官府親手接信必有來歷忙與甯媽商議又無葷腥只得做碗素麪湯滴上點香油見甯媽端至書房向公子道湯來了公子扎掙起來已覺香味撲鼻連忙喝了兩口說狠好及至將湯喝完兩鬢額角已見汗登時神清氣爽畧畧歇息提筆一揮而就甯媽媽見三公子寫信不加思索迅速之極滿心歡喜說道相公寫完了念與我聽三公子說是念不得的恐被人竊聽了去走漏風聲那還了得甯媽媽是個精明若練之人不戴頭巾的男子惟恐書中有了舛錯自已到了縣內是要吃眼前虧的他便搭訕着袖了書信

悄悄的拿到玉芝屋內叫小姐看了不由暗暗歡喜深服爹爹眼力不差便把不是樂相公却是包公子他將名字顛倒瞞人耳目以防被人陷害的話說了如今他這書上寫着奉相爺諭進京不想行至松林遭遇凶事險些被害的等情媽媽只管前去投遞是不妨事的這書上還要縣官的轎子接他呢婆子聽了樂的兩手拍不到一塊急急來至書房先見了三公子請罪道婆子實在不知是貴公子多有簡慢望乞公子爺恕罪三公子說媽媽悄言千萬不要聲張寧婆道公子爺放心這院子內一個外人沒有再也沒人聽見來公子將書信封妥待婆子好去投遞三公子這裡封信甯媽媽他便出去了不多時只見他打扮

的齊整雖無綾羅裰疋却也乾淨樸素三公子將書信遞與他他彷彿奉聖旨的一般打開衫子揣在貼身胸前主腰子裡臨行又向公子福了一福方纔出門竟奔平縣而來剛進衙門只見從班房裡出來了一人見甯婆道喲老甯你這個樣怎麼來了別是又要找個主兒罷甯婆道你不要胡說我問你今兒個誰的班那人道今個是魏頭兒一壁說着叫道魏頭兒有人找你這個可是熟人早見魏頭出來甯婆道原來是老舅該班呢喝辛苦咧沒有甚麼說的好兄弟姐姐勞動勞動你魏頭兒說又是甚麼事昨日進監探老方許了我們一個酒兒還沒給我喝呢今日又怎麼來了甯婆道由子大小總要逢事情也要辦姐姐

今兒來特寫此一封書信可是要覿面見你們官府的魏頭兒聽了道要喲你越鬧越大咧衙門裡遞書信或者使得我們官府也是你輕易見得的你別給我鬧亂兒了這可比不得昨日是私情兒寗婆道俊兒弟姐姐是做甚麽的當兒的我纔見呢橫豎不能叫你受熱魏頭兒道你只管這們說我總有點不放心儻或鬧出亂子那可不是頑的旁邊有一人說老魏咋你特膽小咧他既這們說想來有拿手是當兒的你只管回去老寗不是外人回來可得喝你個酒兒寗婆道有咧姐姐請你二人說話間魏頭兒已回稟了出來道走罷官府叫你呢寗婆道老舅你還得辛苦辛苦這封信本人交與我時叫我告訴衙內不開中

門不許投遞魏老兒聽了將頭一搖手一擺說你這可胡
鬧爲你這封信要開中門你這不是攪麼甯媽說你旣不
開我就回去說罷轉身就走魏頭兒忙攔住道你別走吓
如今已同明了你若走了官府豈不怪我這是甚麼差事
呢你眞這麼着我了不了吓甯婆見他着急不由笑道好
兄弟你不要着急你只管回去就說我說的此事要緊不
是尋常書信必須開中門方肯投遞管保官府見了此書
不但不怪巧咧咱們姐們還有點彩頭兒呢孫書吏在旁
聽甯婆之話有因又知道他素日爲人再不幹荒唐事就
明白書信必有來歷是不能不依着他便道魏頭兒再與
他回稟一聲就說他是這們說的魏頭兒無奈復又進去

到了當堂此時蔣張趙三位爺連包旺四個人正與縣官要主意呢忽聽差役回稟有一婆子投書依縣官是免見還是蔣爺機變就怕是三公子的密信便在旁說容他相見何妨去了半晌差役回稟又說那婆子要叫開中門方投此信他說事有要緊縣官聞聽此言不覺沉吟料在必有關係吩咐道就與他開中門看他是何等書信差役應聲開放中門出來對甯婆道全是你纏不清差一點我沒吃上快走罷甯婆不慌不忙邁開尺半的花鞋咯噔咯噔進了中門直上大堂手中高舉書信來至堂前縣官見婆子毫無懼色手擎書信縣官吩咐差役將書接上來差人剛要上前只聽婆子道此書須太爺親接有機密事在內

來人吩咐的明白縣官聞聽事有來歷也不問是誰就站起來出了公座將書接過婆婆退在一旁拆閱已畢又是驚駭又是歡悅蔣平已然偷看明白便向前道貴縣理宜派轎前往縣官道那是理當此時包班已知有了公子的下落就要跟隨前往趙虎也要跟蔣爺攔住道你我奉相命各有專司比不得包班他是當去的咱們還是在此等候便了趙虎道四哥說的有理咱們就在此等罷差役裡頭見聽得明白方纔放心只見甯婆道婆子回禀老爺既叫婆子引路他們轎夫腿快如何跟的上與其空轎抬着莫若婆子坐上又引了路又不悞事又叫包公子看看知是太老爺敬公子之意縣官見他是個正直穩實的老婆

見即吩咐既如此你即押轎前往未識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蔣義士二上翠雲峰　展南俠初到陷空島

且說縣尹吩咐甯婆坐轎去接那轎夫頭兒悄悄說老甯吓你太愛用了你坐過這個轎嗎婆子說你夾着你那個嘴罷就是這個轎子告訴你說罷姐姐連這回坐了三次了轎夫頭兒聽了也笑了吩咐搞杆甯婆邁進轎杆身子往後一退腰兒一哈頭兒一低便坐上了衆轎夫俱各笑道瞧不起他真有門兒甯婆道唔你打量媽媽是個怯條子呢孩子們給安上扶手你們若走得好了我還要賞你們稿轎錢呢此時包興已然乘馬又派四名衙役跟隨簇

擁着去了縣官立刻陞堂將宋升帶上就他誣告良人學了十個嘴巴逐出衙外即吩咐帶方善方善上堂太爺令去刑具將話言明又安慰了他幾句學究見縣官如此看待又想不到與貴公子聯姻心中快樂之極滿口應承見了公子定當替老父畫分解縣官吩咐着坐大家俱各在公堂等候多時三公子來到縣官出迎蔣張趙三位亦皆迎了出來公子即要下轎因是初愈縣官吩咐抬至當堂蔣平等亦俱來見三公子不下轎彼此各有多少謙遜的言詞公子向方善又說了多少感激的話頭縣官將公子讓至書房備辦酒席大家遜坐三公子與方善上坐蔣爺與張趙左右相陪縣官坐了主位包旺自有別人款待飲酒

敘話縣官道敘說出此惡事幸將各犯拿獲惟鄒九如不知下落武平安雖說已死此事還須細查相爺跟前還要公子善言公子滿口應承郤又託咐照應舍親方夫子並甯媽媽惟有蔣平等幷相諭訪查韓彰之事說明他二人還要到翠雲峯探聽探聽然後再與公子一同進京就請公子暫在衙內將養他等也不待席終便先告辭去了這裡方先生辭了公子先回家看視女兒玉芝又與甯媽媽道乏他父女歡喜之至自不必說三公子處自有包旺精心服侍縣官除辦公事有暇之時必來與公子閒談一切周旋自不必細表且說蔣平等三人復又來至翠雲峯靈佑寺廟內見了和尚先打聽韓二爺來了不曾和尚說

道三位來的不巧韓二爺昨日就來與老母祭掃墳墓令弟就走了三人聽了不由的一怔蔣爺道我二哥可曾提住那裡去麼和尚說小僧已曾問過韓爺說丈夫以天地爲家焉有定踪信步行去不知去向蔣爺聽了半晌嘆了一口氣道此事雖是我做的不好然而皆因五弟而起致令二哥飄蓬無定如今鬧的連一個居址之處也是無有這便如何是好呢張龍說四兄不必爲難咱們且在這方近左右訪查訪查再做理會蔣平無奈只得說道小弟還要到韓老伯母墳前看看莫若一同前往說罷三人離了靈佑寺慢慢來到墓前果見有新化的紙灰蔣平對着荒坵又嘆息了一番將身跪倒拜了四拜莫個是乘興而來

敗興而返趙虎說旣找不着韓二哥咱們還是早回平縣爲是蔣平道今日天氣已晚趕不及了只好仍在廟中居住明早回縣便了三人復回至廟中同住在雲堂之內次日卽回平縣而去你道韓爺果眞走了麼他却仍在廟內故意告訴和尚備若他等找來你就如此如此的答對他們他却在和尚屋內住了偏偏此次趙虎務叫蔣爺在雲堂居住因此失了機會不必細述且言蔣爺三人同道平縣見了三公子說明未遇韓彰只得且回東京定於明日同定三公子起身縣官仍用轎子送公子進京已將旅店行李取來派了四名衙役却先到了方先生家敘了翁婿之情言明到了開封府明相爺卽行納聘又將甯媽媽請

來道乏那婆子樂了個事不有餘然後大家方纔動身竟奔東京而來一日來到京師進城之時蔣張趙三人一伸坐騎先到了開封進署見過相爺先回明未遇韓彰後言公子遇難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相爺叫他們俱各歇息去了不多時三公子來到恭見了包公包公問他如何遇害三公子又將已往情由細述了一番事雖凶險包公見三公子面上毫不露遭凶逢險之態惟獨提到鄭九如深加愛惜包公察公子的神情氣色心地志向甚是合心公子又將方善被誣情願聯姻姪兒因受他大恩擅定姻盟的事也說了一遍包公疼愛公子滿應全在自己身上三公子又讚平縣縣官狠為姪兒費心不但備了轎子送

來又派四名衙役護送包公聽了立刻吩咐賞隨來的衙役轎夫銀兩並寫回信道乏道謝不幾日間平縣將武平安劉牙劉獅一同解到包公又審訊了一番與原供相符便將武平安也用狗頭鍘鍘了將劉牙劉獅定了斬監候此案結後包公即派包興賫了聘禮即行接取方善父女送至合肥縣小包村將玉芝小姐交付大夫人好生看待候三公子考試之後再行授室看官已具了稟帖回明了太老爺太夫人大兄嫂二兄嫂聯此婚姻皆是自己的主意並不提及三公子私定一節三公子又叫包興暗暗訪查鄧九如的下落方老先生自到了包家村獨獨與甯老先生合的來也是前生的緣分包公又派人查買了一頃田

紋銀百兩庫緞四疋賞給甯婆以爲養老之資且言蔣平自那日來到開封到了公所諸位英雄俱各見了單單不見了南俠心中就有些疑惑連忙問道展大哥那裡去了盧方說三日前起了路引上松江去了蔣爺聽了着急道這是誰叫展兄去的大家爲何不攔阻他呢公孫先生說劣兄攔至再三展大哥斷不依從自己見了相爺起了路引他就走了蔣平聽了跌足道這又是小弟多話不是了王朝問道如何是四弟多話的不是呢蔣平說大哥想前次小弟說的言語叫展大哥等我等找了韓二哥同來做爲內應句句原是實話不料展大哥錯會了意了當做激他的言語竟自一人前去衆位兄弟有所不知我那五弟

做事有些詭詐展大哥此去若有差池這豈不是小弟多說的不是了麽王朝聽了便不言語蔣平又說此次小弟沒有找着二哥非在路上又想了個計較原打算我與盧大哥徐三哥約會着展兄同到茉花村找着雙俠丁家二弟兄大家商量個主意找着老五要了三寶一同前來以了此案不想展大哥竟自一人走了此事到要大費週折了公孫策說依四弟怎麽樣呢蔣爺道再無別的主意只好我弟兄三人明日稟明相爺且到茉花村見機行事便了大家聞聽深以爲然道且不言原來南俠忍心耐性等了蔣平幾天不見回來自已暗想道蔣澤長語節帶激我若眞個等他顯見我展某非他等不行莫若回明恩相趕

個路引單人獨騎前去於是展爺就回明此事帶了路引來至松江府投了文書要見太守太守連忙請至書房展爺見這太守年紀不過三旬旁邊站一老管家正與太守談話時忽見一個婆子把展爺看了看便向老管家招手見管家退出二人咬耳管家點頭後便進來向太守耳邊說了幾句回身退出太守郎請展爺到後面書房敘話展爺不解何意只得來至後面剛然坐下只見了鬟僕婦簇擁着一位夫人見了展爺連忙納頭便拜連太守等俱各跪下展爺不知所措連忙伏身還禮不疊心中好生納悶忽聽太守道恩人我非別個名與田起元賤內就是金玉仙多蒙恩公搭救脫離了大難後因考試得中即以外任

擢用不幾年間如今叨恩公福庇已做太守皆出於恩公所賜展爺聽了方纔明白郎請夫人廻避連老管家田忠與妻楊氏俱各與展爺叩頭展爺並皆扶起仍然至外書房已備得酒席飲酒之間田太守因問道恩公到陷空島何事展爺便將奉命捉欽犯白玉堂一一說明田太守吃驚道聞得陷空島道路崎嶇山勢險惡恩公一人如何去得況白玉堂又是極有本領之人他既歸入山中難免埋伏圈套恩公須熟思之方好展爺道我與白玉堂雖無深交卻是道義相通平素又無仇隙見了他時也不過以義字感化於他他若省悟同赴開封府了結此案並不是諳諳與他對壘以死相拚的主意太守聽了略覺放心展爺

又道如今奉懇太守儻得一人熟識路境帶我到盧家莊足見厚情太守連連應允有有郎叫田忠將觀察頭領余彪喚來不多時余彪來到見此人有五旬年紀身量高大添見了太守又與展爺見了禮便備辦船隻約於初鼓起身展爺用畢飯略爲歇息天已掌燈急急扎束停當別了太守同余彪登舟撐至盧家莊到飛峰嶺下將舟停住展爺告訴余彪說你在此探聽三日如無音信即刻回府禀告太守候過旬日我若不到府中即刻詳文到開封府便了余彪領命展爺棄舟上嶺此時已有二鼓趁着月色來至盧家莊只見一帶高牆極其堅固有見哨門是個大柵欄關閉推了推却是鎖着毛腰撿了一塊石片敲着珊欄

高聲叫道裡面有人麼只聽裡面應道甚麼人展爺道俺姓展特來拜訪你家五員外裡面道莫不是南俠稱御猫護衛展老爺麽展爺道正是你家員外可在家麽裡面的道在家在家等了展老爺好些日了畧爲少待容我稟報展爺在外耽等多時總不見出來一時性發又敲又叫忽聽從西邊來了一個人聲音卻是醉了的一般嘟嘟嚷嚷道你是誰吓半夜三更這們大呼小叫的連點規矩也沒有你若等不得你敢進來算你是好的說罷他卻走了展爺不由的大怒暗道可惡這些莊丁們豈有此理這明是白玉堂吩附故意激怒於我諒他縱有埋伏吾何懼哉想罷將手扳住栅欄一翻身兩腳飄起倒垂勢用腳扣住栅

手一縱身體捲起斜刺裡抓住墻頭兩脚一躬上了墻頭往下窺看却是平地恐有埋伏却又設右問了一問方纔轉身落下竟奔廣梁大門而來仔細看時却是封鎖從門縫裡觀時黑漆漆諸物莫覩又到兩旁房裡看了看連個人影兒也無只得復往西去又見一個廣梁大門與這邊的一樣上了臺堦一看雙門大開門洞底下天花板上高縣鐵絲燈籠上面有硃紅的大門二字迎面影壁上掛著一個絹燈上寫迎祥二字展爺暗道姓白的必是在此了待我進去看一看如何一面邁步一面留神却用脚尖點地而行轉過影壁早見垂花二門迎面四扇屏風上掛方角絹燈四個也是紅字元亨利貞這二門又覺比外面高了

些展爺只得上了臺階進了二門仍是滑步而行正中五間廳房却無燈光只見東角門內隱隱透出亮兒來不知是何所在展爺即來到東角門內又有臺階比二門又覺高些展爺猛然省悟暗道是了他這房子一層高似一層竟是隨山勢蓋的上了臺階往裡一看見東面一溜五間平臺軒子俱是燈燭輝煌門却開在儘北頭展爺暗說這是甚麽樣子好好五間平臺如何不在正中間開門在北間開門呢可見山野人家住房不同只知任性無論樣式心中想着早已來至遊廊到了北頭見開門處是一個子口風總將滑子撥開往懷裡一帶覺得甚緊只聽咯吱吱咯吱吱亂響開門時見迎面有桌兩邊有椅早見一人

進裡間屋去了並且看見衣衿是松綠的花氅展爺暗道這必是白老五不肯見我躲向裡間去了連忙滑步跟入裡間掀起軟簾又見那人進了第三間却露了半面頗是玉堂形景又有一個軟簾相隔展爺暗道到了此時你縱然羞愧見我難道你還跑的出這五間房子去不成趕緊一步已到門口掀起軟簾一看這三間却是通柁燈光照耀真切見他背面而立頭戴武生巾身穿花氅露着藕色襯袍足下官靴儼然白玉堂一般展爺呼道五賢弟請了何妨相見呼之不應及至向前一拉那人轉過身來却是一個燈草做的假人展爺說聲不好吾中計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俠逢郭老　蘆花蕩北岸獲胡奇

且說展爺見了是假人已知中計纔待轉身那知早將鎖簧踏着登翻了木板落將下去只聽一陣鑼聲亂響外面眾人嚷道得咧得咧原來木板之下半空中懸着一個皮兜子四面皆是活套只用掉在裡面往下一沉四面的繩套兒往下一攏有一根大絨繩總結扣住再也不能扎掙原來五間軒子猶如樓房一般早有人從下面東明兒開了隔扇進來無數莊丁將絨繩繫下先把寶劍摘下來後把展爺綑縛住了綑縛之時說了無數的刻薄挖苦話兒展爺到了此時只好置若罔聞一言不發又聽有個莊丁說咱們員外同客飲酒正入醉鄉此時天有三鼓暫且不

必同稟且把他押在這天窟內收起來我先去找着何頭兒將這寶劍交明然後再去回話說罷推推擁擁的往南而去走不多時只見有個石門却是由山根開鑿出來的雖是雙門却是一扇活的那一扇隨石的假門假門上有個大銅環莊丁上前用力把銅環一拉上面有消息將那扇活門撑開剛剛進去一人便把展爺推進去莊丁一鬆手銅環往回裡一拽那扇門就關上了此門非從外面拉環是再不能開的展爺到了裡面覺得冷森森一股寒氣侵人原來裡面是個嘎嘎形兒全無抓手用油灰抹亮惟獨當中却有一縫望時可以見天展爺明白叫通天窟借着天光又見有一小横匾上寫氣死猫三個紅字匾是粉

白地的展爺到了此時不覺長嘆一聲道哎我展熊飛枉自受了朝廷的四品護衛之職不想今日悞中奸謀被擒在此剛然說完只聽有人叫苦把個展爺倒唬了一跳忙問道你是何人快說那人道小人姓郭名彰乃鎮江人氏只因帶了女兒上瓜州投親不想在渡船遇見頭領胡烈將我父女搶至莊上欲要將我女兒與甚麽五員外爲妻我說我女兒已有人家今到瓜州投親就是爲完此事誰知胡烈聽了登時翻臉說小人不識抬舉就把我綑起來監禁在此展爺聽罷怒冲牛斗一聲怪叫道好白玉堂吓你作的好事你還稱甚麽義士你只是綠林强寇一般我展熊飛儻能出此陷阱我與你誓不兩立郭彰又問了問

展爺因何至此展爺便說了一遍忽聽外面嚷道帶刺客帶刺客員外立等此時已交四鼓早見嗆啷啷石門已開展爺正要見白玉堂述他罪惡替郭老辨冤急忙出來問道你們員外可是白玉堂我正要見他氣忿忿的邁開大步跟莊丁來至廳房以內見燈燭光明迎面設着酒筵上面坐一人白面微鬚却是白面判官柳青旁邊陪坐的正是白玉堂他明知展爺已到故意的大言不慚談笑自若展爺見此光景如何按納得住雙睛一瞪一聲吆喝道白玉堂你將俺展某獲住便要怎麽講白玉堂方纔回過頭來佯作吃驚道噯呀原來是展兄手下人如何向我說是刺客呢實在不知連忙過來親解其縛又謝罪道小弟實

實不知展兄駕到只說擒住刺客不料郤是御猫眞是意想不到之事又向柳青道柳兄不認得麼此位便是南俠展熊飛現授四品護衛之職好本領好劍法天子親賜封號御猫的便是展爺聽了冷笑道可見山野的綠林無知的草寇不知法紀你非君上亦非官長何敢妄言刺客二字說的無論無理這也不用苛責於你但只是我展某今日誤墮於你等小巧奸術之中遭擒被獲可惜我展某時乖運蹇未能遇害於光明磊落之場竟自葬送在山賊強徒之手乃展某之大不幸也白玉堂聽了此言心中以爲展爺是氣忿的話頭他郤嘻嘻笑道小弟白玉堂行俠尙義從不打刼搶掠展兄何故口口聲聲呼小弟爲山賊盜

冠此言太過小弟實實不解展爺聽罷一口道你此話哄誰旣不打刼搶掠爲何將郭老兒父女搶來硬要霸佔人家有婿之女那老兒不允你便把他囚禁在通天窟內似此行爲非強冠而何還敢大言不慚說俠義二字豈不令人活活羞死活活笑死玉堂聽了驚駭非常道展兄此事從何說起展爺便將在通天窟遇郭老的話說了一遍白玉堂道旣有胡烈此事便好辦了展兄請坐待小弟立剖此事急令人將郭彰帶來不多時郭彰來到堂當對他指着白玉堂道這是我家五員外郭老連忙跪倒向上叩頭口稱大王爺爺饒命可饒命展爺在傍聽了呼他大王不由哈哈大笑忿恨難消白玉堂却笑着道那老兒不要害

怕我非山賊盜寇不是甚麼大王寨主伴當在傍道你稱呼員外郭老道員外在上聽小老兒訴稟便將帶領女兒上瓜州投親被胡烈截住爲給員外提親因末允將小老兒囚禁在山洞之內細細說了一遍玉堂道你女兒現在何處郭彰道聽胡烈說將我女兒交在後面去不知是何去處白玉堂立刻叫伴當近前道你去將胡烈好好喚來不許提郭老者之事儻有洩露立追狗命伴當答應卽時奉命去了少時同胡烈到來胡烈面有德色恭見已畢白玉堂已將郭老帶在一邊笑容滿面道胡頭兒你連日辛苦了這幾日船上可有甚麼事情沒有胡烈道並無別事小人正要回稟員外只因昨日有父女二人乘舟過渡小

人見他女兒頗有姿色却與員外年紀相仿小人見員外無家室意欲將此女留下與員外成其美事不知員外意下如何說罷滿面忻然似乎得意白玉堂聽了胡烈一片言語並不動氣反倒哈哈大笑道不想胡頭兒你竟爲我如此掛心但只一件你來的不多日期如何深得我心呢原來胡烈他是弟兄兩個兄弟名叫胡奇皆是柳青新近薦過來的只聽胡烈道小人既來伺候員外必當盡心報効儻若不秉天良還敢望員外疼愛胡烈說至此以爲必合白玉堂之心他那知玉堂狠毒至甚耐着性兒道好好眞正難爲你此事可是我素來有這個意思還是別人告訴你的呢還是你自已的主意呢胡烈此時惟恐別人爭

功連忙道是小人自已巴結一圖美意不用員外吩咐也無別人告訴白玉堂回頭向展爺道展兄可聽明白了展爺已知胡烈所爲便不言語白玉堂又問此女現在何處胡烈道已交小人妻子好生看待白玉堂道狠好喜笑言開湊至胡烈跟前冷不防用了個冲天炮泰山勢將胡烈踢倒急掣寶劍將胡烈左膀砍傷疼的個胡烈滿地打滾上面柳青看了白臉上青一塊紅一塊心中好生難受又不敢勸解又不敢攔阻只聽白玉堂吩咐伴當將胡烈搭下去明日交松江府辦理立刻喚伴當到後面將郭老女兒增嬌叫丫鬟領至廳上當面交與郭彰又問他還有甚麽東西郭彰道還有兩個棕箱白爺連忙命人即刻抬來

叫他當面點明郭彰道鑰匙現在小老兒身上箱子是不用檢點的白爺叫伴當取了二十兩銀子賞了郭老又派了頭領何壽帶領水手二名用妥船將他父女二人連夜送至瓜州不可有悞郭彰千恩萬謝而去此時已交五鼓這裡白爺笑盈盈的道展兄此事若非兄台被擒在山窟之內小弟如何知道胡烈所爲險些兒壞了小弟名頭但小弟的私事已結只是展兄的官事如何呢展兄此來必是奉相諭叫小弟跟隨入都但是我白某就這樣隨了兄台去麼展爺道依你便怎麼樣呢玉堂道也無別的小弟既將三寶盜來如今展兄必須將三寶盜去儻能如此小弟甘拜下風情願跟隨展兄上開封府去如不能時展兄

也就不必再上陷空島了此話說至此明露着叫展爺從此後隱姓埋名再也不必上開封府了展爺聽了連聲道狠好狠好我須要問明在於何日盜寶白玉堂道日期近了少了顯得爲難展兄如今定下十日限期過了十日展兄只可悄地回開封府罷展爺道誰與你鬭口儘展熊飛只定於三日內就要得回三寶那時不要改口玉堂道如此狠好若要改口豈是丈夫所爲說罷彼此擊掌白爺又呼伴當將展爺送到通天窟內可憐南俠被禁在山洞之內手中又無利刃如何能彀脫此陷阱暫且不表再說郭彰父女跟隨何壽來到船艙之內何壽坐在船頭順流而下郭彰悄悄向女兒增嬌道你被掠之後在於何處增嬌

道是姓胡的將女兒交與他妻子看承的頗好又問爹爹如何見的大王就能歡釋放呢郭老便將在山洞內遇見開封府護衛展老爺號御猫的多虧他見了員外也不知是甚麽大王分晰明白纔得釋放增嬌聽了感念展爺之至正在談論之際忽聽後面声言頭裡船不要走了員外還有話呢快些攏住阿何壽聽了有些遲疑道方纔員外吩咐明白了如何又有話說呢難道此事反悔了不成若真如此不但對不過姓展的連姓柳的也對不住了漫說他等就是我何壽以後也就瞧不起他了只見那隻船箭一般及至切近見二人嗖的一聲跳上船來趁着月色看時却是胡奇手持利刄怒目横眉道何頭兒且將他

父女留下俺要替哥哥報仇何壽道胡二哥此言差矣此事原是令兄不是與他父女何干再者我奉員外之命送他父女如何私自留下與你有甚麼話你找員外去莫要躭延我的事體胡奇聽了一瞪眼一聲怪叫道何壽你敢不與我留下麼何壽道不留便怎麼樣胡奇舉起朴刀就砍將下來何壽卻未防備不曾擋得利刃二一哈腰提起一塊船板將刀迎住此時郭彰父女在艙內疊疊連声喊叫救人呀救人胡奇與何壽動手究竟跳板輪轉太笨何壽看看不敵可巧腳下一跐就跌落下水去兩個水手一見噗咚噗咚也跳在水內胡奇滿心得意郭彰五內着急忽見上流頭趕下一隻快船上有五六個人已離此船不遠

聲聲喝道你這厮不知規矩俺這蘆花蕩從不害人你是晩生後輩吓如何擅敢害人壞人名頭俺來也你往那裡跑行身一縱要跳過船來不想船離過遠脚剛踏着船邊胡奇用樸刀一搠那人將身一閃只聽撲咚一聲也落下水去船已臨近上面嗖嗖嗖跳過三人將胡奇裹住各舉兵刀好胡奇力敵三人全無懼怯誰知那個先落水的探出頭來偷看熱鬧見三個夥伴逼住胡奇看看離自己不遠他却用兩手把胡奇的懷子骨揪住往下一攏只聽撲咚掉在水內那人却提定兩脚不放忙用鉤篙搭住拽上船來綑好頭向下脚朝上且自控水衆人七手八脚連郭彰父女船隻鬆起竟奔蘆花蕩而來原來此船乃丁家夜

巡船因聽見有人呼救急急向前不料拿住胡奇救了郭老父女趕至泊岸胡奇已醒雖然喝了兩口水無甚要緊大家將他扶在岸上推擁進莊又着一個年老之人背定郭增嬌好着個少年有力的背了郭彰一同到了茉花村先着人通報大官人二官人去此時天有五鼓之半這也是兆蘭兆蕙素日吩咐的倘有緊急之事無論三更半夜只管通報決不嗔怪今日弟兄二人聽見拿住個私行劫掠謀害人命的却在南蕩境內幸喜擒來救了父女二人連忙來到待客廳上先把增嬌交在小姐月華處然後將郭彰帶上來細細追問情由又將胡奇來歷問明方知他是新近來的怨得不知規矩則例正在訊問間忽見了髮

進來道太太叫二位官人呢不知丁母爲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螄軒　設機謀夜投蚯蚓嶺

且說丁家弟兄聽見丁母叫他二人說話大爺道原叫將此女交在妹子處惟恐夜深驚動老人家爲何太太都知道了呢二爺道不用猜疑咱弟兄進去便知分曉了弟兄二人往後而來原來郭增嬌來到月華小姐處衆丫鬟圍着他問郭增嬌便將爲何被掠如何遭逢雄展的搭救剛說至此跟小姐的親近丫鬟就追問起雄展的是何等樣人郭增嬌道聽說是甚麽御貓兒現在也被擒困住了丫鬟聽至展爺被擒就告訴了小姐小姐暗暗吃驚就叫他

悄悄同太太去自己帶了郭增嬌來至太太房內太太又細細的問了一番暗自思道展姑爺既來到松江爲何不到茉花村反往陷空島去呢或者是兆蘭兆蕙明知此事却暗暗的瞞着老身不成想至此疼女婿的心盛立刻叫他二人及至兆蘭二人來至太太房中見小姐躲出去了丁毋面上有些怒色問道你妹夫展熊飛來至松江如今已被人擒獲你二人可知道麽兆蘭道孩兒等實實不知只因方纔問那老頭兒方知展兄早已在陷空島呢他其實並未上茉花村來孩兒等再不敢撒謊的丁毋道我也不管你們知道不知道那怕你們上陷空島䟕門去呢我只要我的好好女婿便了我算是將姓展的交給你二人

了儻有差遲我是不依的兆蕙道孩兒與哥哥明日急急訪查就是了請母親安歇罷二人連忙退出大爺道此事太太如何知道的這般快呢二爺道這明是妹子聽了那女子言語趕着回太太此事全是妹子攛掇的不然見了咱們進去如何卻躲開了呢大爺聽了倒笑起來了二人來到廳上即派妥當伴當四名另備船隻將棕箱抬過來護送郭彰父女上瓜州務要送到本處叫他親筆寫回信來郭彰父女千恩萬謝的去了此時天已黎明大爺便向二爺商議以送胡奇為名暗暗探訪南俠的消息丁二爺深以為然次日便備了船隻帶上兩個伴當押着胡奇並原來的船隻來至盧家莊內早有人通知白玉堂白玉堂

已得了何壽從水內同莊說胡奇替兒報仇之信後又聽說胡奇被北蕩的人拿去將郭彰父女救了料定茉花村必有人前來如今聽說丁大官人親送胡奇而來心中早已明白是爲南俠不是崇崇的爲胡奇略爲忖度便有了主意連忙迎出門來各道寒暄執手讓至廳房又與柳青彼此見了丁大爺先將胡奇交代白玉堂自認失察之罪又謝兆蘭獲送之情謙遜了半晌大家就坐便吩咐將胡奇胡烈一同送往松江府究治即留丁大爺飲酒暢敘兆蘭言語謹愼毫不露於形色酒至半酣丁大爺問起五弟一向在東京作何行止白玉堂便誇張起來如何寄簡留刀如何忠烈祠題詩如何萬壽山殺命又如何攪擾龐太

師悞殺二妾慚漸說至盜三寶而莊不想目下展熊飛自
投羅網已被擒獲我念他是個俠義之人以禮相待誰知
姓展的不懂交情是我一怒將他一刀剛說至此只聽丁
大爺不由的失声道愛喲雖然哎喲出來却連忙收神改
口道賢弟你此事却鬧大了豈不知姓展的他乃朝廷家
的命官現奉相爺包公之命前來你若真要傷了他的性
命便是背叛怎肯與你甘休事體不妥此事豈不是你鬧
大了麼白玉堂笑吟吟的道別說朝廷不肯甘休包相爺
那裡不依就是丁兄昆仲大約也不肯與小弟甘休罷小
弟雖然糊塗也不至到如此田地方纔之言特取笑耳小
弟已將展兄好好看承候過幾日小弟將展兄交付仁兄

便了丁大爺原是個厚道之人叫白玉堂這一番奚落也就無的話可說了白玉堂却將丁大爺暗暗拘留在螺螄軒內左旋右轉再也不能出來兆蘭却也無可如何又打聽不出展爺在於何處整整的悶了二天到了掌燈之後將有初鼓只見一老僕從軒後不知從何處過來帶領着小主約有八九歲長的方面大耳面龐兒頗似盧方那老僕向前參見了丁大爺又對小主說道此位便是茉花村丁大員外小主上前拜見只見這小孩子深深打了一恭口稱丁叔父在上姪見盧珍拜見奉母親之命特來與叔父送信丁兆蘭已知是盧方之子連忙還禮便問老僕道你主僕到此何事老僕道小人名叫焦能只因奉主母之

命惟恐員外不信特命小主跟來我的主母說道自從五
員外回莊以後每日不過早間進內請安一次並不面見
惟有傳話而已所有內外之事任意而爲毫無商酌我家
主母也不計較與他誰知上次五員外把護衛展老爺拘
留在通天窟內今聞得又把大員外拘留在螺螄軒內此
處非本莊人不能出入恐怕躭悞日期有傷護衛展老爺
故此特派小人送信大員外須急急寫信小人卽刻送至
茉花村交付二員外早爲計較方好又聽盧珍道家母多
多拜上丁叔父此事須要找着我爹爹大家公同計議方
纔妥當叫姪兒告訴叔父千萬不可遲疑愈速愈妙丁大
爺連連答應立刻修起書來交給焦能連夜趕至茉花村

投遞焦能道小人須打聽五員外安歇了抽空方好到茉花村去不然恐五員外犯疑丁大爺點頭道既如此隨你的便罷了又對盧珍道賢姪同去替我給毋親請安就說一切事體我已盡知是必趕緊辦理再也不能就延勿庸掛念盧珍連連答應同定焦能轉向後面繞了幾個蝸角便不見了且說兆蕙在家直等了哥哥一天不見回來至掌燈後剗見跟去的兩個伴當回來說道大員外被白五爺留住了要盤桓幾日方回來再者大員外悄悄告訴小人說展姑老爺尚然不知下落須要細細訪查叫告訴二員外太太跟前就說展爺在盧家莊頗好並沒甚麼大事丁二爺聽了點了點頭道是了我知道了你們歇着去罷

兩個伴當去後二爺細揣此事好生的游疑這一夜何曾合眼天未黎明忽見莊丁進來報道今有盧家莊一個老僕名叫焦能說給咱們大員外送信來了二爺道將他帶進來不多時焦能進來參見已畢將了大爺的書信呈上二爺先看書皮却是哥哥的親筆然後開看方知白玉堂將自已的哥哥拘留在螺螄軒內不由的氣悶心中一轉又恐其中有詐復又生起疑來別是他將我哥哥拘留住了又來誆我來了罷正在胡思忽又見莊丁跑進來報道今有盧員外徐員外蔣員外俱各由東京而來特來拜望務祈一見二爺連声道快請自已也就迎了出來彼此相見各敘濶別之情讓至客廳焦能早已上前參見盧方便

問道你如何在此焦船將投書前來一一回明二爺又將救了郭彰父女方知展兄在陷空島被擒的話說了一遍盧方剛要開言只聽蔣平說道此事只好衆位哥哥們辛苦辛苦小弟是要告病的二爺道四哥何出此言蔣平道咱們且到廳上再說大家也不謙遜盧方在前依次來至廳上歸坐獻茶畢蔣平道不是小弟推諉一來五弟與我不對勁兒我要露了面反為不美二來我這幾日肚腹不調多半是痢疾一路上大哥三哥盡知漫說我不當露面就是衆哥哥們去也是暗暗去不可叫老五知道不過設着法子救出展兄取了三寶至於老五不定拿的住他拿不住他不定他歸服不歸服巧咧他見事體不妥他還會

上開封府自行投首呢要是那們一行不但展大哥沒趣見就是大家都對不起相爺那纔是一網打盡把咱們全着吃了呢二爺道四哥說的不差五弟的脾氣竟是有的徐慶道他若眞要如此叫他先吃我一頓好拳頭二爺笑道三哥彆來了你也要損的着五弟呀盧方道似此如之奈何蔣平道小弟雖不去眞個的連個主意也不出麼此事全在丁二弟身上二爺道四哥派小弟差使小弟焉敢違命只是陷空島的路徑不熟可怎麼樣呢蔣平道這到不妨現有焦能在此先叫他同去省得叫老五設疑叫他於二鼓時在蚯蚓嶺接待丁二弟指引路徑如何二爺道如此甚妙但不知派我甚麼差使蔣平道二弟你比大哥

三哥醫便沉重就得你擠第二先救展大哥其次取回三寶你便同展大哥在五義廳的東竹林等候大哥三哥在五義我聽的西竹林等候彼此會了齊一擁而入那時五弟也就難以脫身了大家聽了俱各歡喜先打發焦能立刻回去叫他知會丁大爺於心務於二更時在蚯蚓嶺等候丁二爺不可有悞焦能領命去了這裡眾人飲酒吃飯也有閒談的也有歇息的惟有蔣平攢眉擠眼的說肚腹不快連酒飯也未曾好生吃看看的天色已晚大家飽餐一頓俱各裝束起來盧大爺徐三爺先行去了丁二爺吩附伴當務要精心伺候四老爺儻有不到之處我要重責的蔣平道丁二賢弟只管放心前者劣兄偶染微疾不過歇

息兩天就好了賢弟治事要緊了二爺約有初鼓之後別了蔣平來至泊岸駕起小舟竟奔蚰蜒嶺而來到了臨期辨了方向與焦能所說無異立刻棄舟上嶺叫水手將小船放至蘆葦深處等候兆蕙上得嶺來見蚰蜒小路崎嶇難行好容易上到高峰之處却不見焦能在此二爺心下納悶暗道此時已有二鼓焦能如何不來呢就在平坦之地趁着月色往前面一望便見碧澄澄一片青波光華蕩漾不覺詫異道原來此處還有如此的大水再細看時洶湧異常竟自無路可通心中又是着急又是懊悔道早知此處有水就不該在此約會理當乘舟而入又不見焦能難道他們另有甚麼詭計麼正在胡思亂想忽見順流而

下有一人竟奔前來了二爺留神一看早聽見那人道二員外早來了麽想老奴來遲兆蕙道來的可是焦管家麽彼此相迎來至一處兆蕙道你如何踏水前來焦能道那裡的水丁二爺道這一帶汪洋豈不是水焦能笑道二員外看差了前面乃青石潭此是我們員外隨着天然勢修成的慢說夜間看着是水就是白晝之間遠遠望去也是一片大水但凡不知道的早已繞着路往別處去了惟獨本莊俱各知道只管前進極其平坦全是一片一片青石砌成二爺請看凡有波浪處全有石紋這也是一半天然一半人力湊成的景致故取名叫做青石潭說話間已然步下嶺來到了潭邊丁二爺慢步試探而行果然平坦無

疑心下暗暗稱奇口內連說有趣有趣又聽焦能道過了青石潭那邊有個立峯石穿過松林便是上五義廳的正路此處比進莊門近多了員外記明白了老奴也就要告退了省得俺家五爺犯想生疑兆蕙道有勞管家指引請治事罷只見焦能往斜刺裡小路而去了三爺放心前進果見前面有個立峯石過了石峯但見松柏參天黑黯黯的一望無際隱隱的見東北一點燈光忽悠悠而來轉眼間又見正西一點燈光也奔這條路來了三爺便測度必是巡更人暗暗隱在樹後正在兩燈對面忽聽東北來的說道六哥你此時往那裡去又聽正西來的道甚麼差使呢究不究咧弄了個姓展的擱在通天窟內員外說李

三一天一天的醉而不醒醒而不醉的不放心偏偏的派了我幫着他看守方纔員外派人送了一桌菜一罈酒給姓展的我想他一個人也吃不了這些也喝不了這些我合李三兒商量商量莫若給姓展的送進一半去咱們留一半受用誰知那姓展的不知好歹他說菜是剩的酒是渾的罈子也摔了盤子碗也砸了還罵了個河涸海乾老七你說可氣不可氣因此我叫李三兒看着他又醉的不能動了我只得回員外一聲兒這個差使我真乾不來別的罷了這個罵我真不能答應老七你這時候往那裡去那東北來的道六哥再休提起如今咱們五員外也不知是怎麽咧你纔說弄了個姓展的你還沒細打聽呢我們

那裡還有個姓柳的呢如今又添上茉花村的丁大爺天天一塊乾喝吃喝完了把他們送往咱們那個瞞心昧已的窩兒裡一窩也不叫人家出來又不叫人家走彷彿怕洩了甚麼天機似的六哥你說咱們五員外脾氣兒攺的還了得麽目下又合姓柳的姓丁的唱呢偏偏那姓柳的要瞧甚麽三寶故此我奉員外之命特上連環窟去六哥你不用抱怨了此時差使只好當到那兒是那兒罷等着咱們大員外來了再說罷正西的道可不是這麽呢只好混罷剛說罷二人各執燈籠分手散去不知他二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